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

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看帳目 愁峰頂上抖毫毛

行者拜謝已畢，跳下樓來，又走到一個門前。門額上有個石板，刊著「節卦宮」三個大字。門楹上掛一條紫金繩，懸著一個碧玉雕成的節卦。兩扇門：一扇上畫水紋，一扇上畫河澤。兩旁又有一對雲浪箋春聯，其詞云：不出門，不出戶，險地險天。

為少女，為口舌，節甘節苦。

行者看罷，便要進去。忽頓住了腳，想想道：「青青世界有這等縛人紅線，不可胡行亂走。等我門前門後看看，打聽個消息，尋出老和尚罷了。」轉過牆門東首，有一斜牆，上貼著一張紙頭，上面寫著節卦宮木匠、石匠、雜匠工錢總帳：

節卦正宮房子大小六□四間：木匠銀萬六千兩；石匠銀萬八千零一兩；雜匠銀五萬四千零六□兩七錢正。

節之乾宮六□四間：前日小月王一個結義兄弟，三、四□歲還不上頭，還不做親，小月王替他討一個妻子，叫做「翠繩娘」，就在第三宮中做親。結親剛剛一夜，忽然相罵起來。小月王大怒，叫我進去重責五□板。此是眾匠害我。今除眾匠價銀各六倍，替我消悶。木匠只該五萬兩；石匠只該四萬兩；雜匠只該二□萬兩正。

節之坤宮六□四間：木匠、石匠、雜匠如前。

節之泰宮白鶴屋四百六間：小月王獨讚芝荷小舍，增眾匠價銀，每人增五百兩。今該：木匠銀七百萬兩；石匠銀六百六□四兩；雜匠銀二百萬八千兩正。

節之否宮小月王臥室一萬五千間空青屋：小月王要增一個鏡樓，只為近日又增出幾個世界。頭風世界分出一個小世界，叫做時文世界；菁萊世界中分出一個紅妝世界；蓮花世界中分出一個焚書世界；其餘新分出的小世界又不可勝記。困之困萬鏡樓中，藏不下了，只得又在這裡再造一所第二萬鏡樓臺。明日各匠進去起造，皆要用心，不宜唐突，自取罪累。先還舊價：木匠五百萬五千兩；石匠四千萬兩；雜匠一百八□萬兩八錢五分一厘正。

行者看得眼倦，後邊還有六□宮，只用一個「懷素看法」，一覽而盡了。

當時行者看罷，心中害怕，道：「我老孫，天宮也見，蓬島也見，這樣六□四卦宮卻不曾見！六□四卦猶以為少，每卦之中又有六□四卦宮，六□四個六□四卦猶以為少，每一之卦中又有六□四卦。此等所在又不是一處，除了這裡，還有□二個哩！真是眼中難遇，夢裡奇逢！」登時使個計較，身上拔一把毫毛，放在口中，嚼得粉碎，叫：「變！」變做無數孫行者團團立轉。行者吩咐毫毛：「行者！逢著好看處，但定腳看看，即時回報，不許停留！」

一班毫毛行者，跳的跳，舞的舞，逕往東西南北走了。

行者方纔打發毫毛，自身閑步，忽然步到一個峰頂，叫做愁峰頂。抬頭見一小童，手中拿著一封書，一頭走，一頭嚷，道：「啐！吾家作頭好笑。天家大裡事，與你一人什麼相干，多生疑惑！又拿什麼書札到王四老官處去！別日的小可，今日下晝陳先生在我飲虹臺上搬戲飲酒，為你這樣細事，要我戲文也不看得！」

行者聽得師父在飲虹臺上，便轉身尋去；又想一想，道：「萬一東走西走，走錯路頭，不如上前問那童兒一聲。」便叫：「小官人！」誰想那小童兒走走話話，他不曾抬頭看見行者，忽然見了行者，七竅紅流，驚仆不醒。行者笑道：「乖乖，你會做假人命哩！且看他手中是何書札？」急取出來，拆開看時，只見兩張黃糙紙上寫著：

管□三宮總作頭沈敬南奉字

王四老官臺下知悉：不肖承

臺下暖目提拔做其作頭，不曾曉得賊頭賊累

臺下抱悶。況且不肖名頭也要修潔者也，故數年動作而靜然乎。昨日俞作頭，忽然見不肖言之，他說六□四卦宮、三百篇宮、□八章宮關了物件，共計百餘。

小月王殿下大怒，明日要差

王四老官去逐宮查點。不肖想

臺下有片慈心者也，雖不囑，也必然照顧耳。猶恐此心不白，蒙冤百年；若得

臺下善其始終，則感佩而終身者哉！

眷侍教門生□三宮總作頭沈敬南百拜。

王四老官老阿爹老先生大人（即案元）。

行者一心要尋師父，看罷之時，抖抖身子，喚轉毫毛。

一個毫毛行者在山坡下飛趨上山，叫：「大聖，大聖！跑在這裡，要我尋了半日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見些什麼來？」毫毛行者道：「我走到一個洞天，見隻白鹿說話。」登時又有兩個毫毛行者，揪頭髮，扯耳朵，打上山來，對了行者一齊跪下：這個毫毛行者又道那個毫毛行者吃多了一顆碧桃；那個毫毛行者又道這個毫毛行者攀多了一枝梅子。行者大喝一聲，三個毫毛行者一同跳上身來。歇歇，又有一班毫毛行者從東北方來：也有說好看；也有說不好看；也有說見一壁上寫著兩行字云：

意隨流水行，卻向青山住；因見落花空，方悟春歸去。

也有說一枝繡球樹，每片葉上立一仙人，手執漁板，高聲獨唱，唱道：

還我無物我，還我無我物；虛空作主人，物我皆為客。

一個毫毛行者說：「一洞天中雲色多是迴紋錦。」一個毫毛行者說：「一高臺多是沉水香造成。」一個毫毛行者說：「一個古莫洞天，閉門不納。」一個毫毛行者說：「綠竹洞天，黑洞洞怕走進去。」行者無心去聽，把身一扭，百千萬個毫毛行者，丁東響一齊跳上身來。

行者拽腳便走。聽得身上毫毛叫：「大聖，不要走！我們還有個朋友未來。」行者方纔立定，只見西南上一個毫毛行者沉醉上山。行者問他到那裡去來，毫毛行者道：「我走到一個樓邊，樓中一個女子，年方二八，面似桃花；見我在他窗外，一把扯進窗裡，並肩坐了，灌得我爛醉如泥。」行者大惱，捏了拳頭，望著毫毛行者亂打亂罵，道：「你這狗才！略略放你走動，便去纏住情妖麼？」那毫毛行者哀哀啼哭，也只得跳上身來。當時行者收盡毫毛，走下愁峰。

（收放心，一部大主意卻露在此處。）